

私無公大

案奇公包



行印局書益唐海上

大公無私

色
公
奇
案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再版

歷史小說包公奇案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不許複製

校訂者 南沙蹉跎生
出版者 競智圖書館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上 海 棋 盤 街
廣 益 書 局
上 海 蘭 州 路

分發行所

廣州 長沙 漢口 宜昌
開封 北平 南昌 重慶

廣益書局

小引

宋朝有一個「鐵面無私」的清官，名叫包龍圖，——拯——差不多連帶婦孺皆知了，這是「包公案」一類的小說所宣傳的功效啊！

我曾經看過「包公案」全書，雖其中不免帶有神祕的色彩，和原始民族的思想；但是有幾則，確有使我發抒感慨情緒的可能。現在姑且寫一段出來談談。

「石獅子」一案中，有老僧預示崔慤善家一詩曰：「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投報亦饒；只有人來休願向，思成冤債苦監牢。」說來將人比作鳥獸都不如，確是「一針見血」的話！到後來果然應驗了，崔子——慶——喫盡許多苦，幸得閻羅包老爲之平反不然類於這種忘恩負義的「市儈小人」、「屠狗稚子」，到如今要益發猖獗起來了。（聖）

小歷史包公奇案目次

阿彌陀佛講和	一
觀音菩薩託夢	五
嚼舌吐血	九
咬舌扣喉	五
鎖匙	二
包袱	三
黃菜葉	三
石獅子	三
偷鞋	四
烘衣	四
龜入廢井	九
鳥喚孤客	五
臨江亭	五
白塔巷	六
血衫叫街	六
青鶲記穀	六

裁縫遇官	六八
廚子做酒	七一
殺假僧	七五
賣白靴	七七
忠節讓匾	七九
巧拙顛倒	八一
三寶殿	八五
二陰卦	九四
冤鬼不調	九四
妓婦無歸	九四
窗外黑猿	九五
漆口漁翁	九七
紅衣婦	一〇〇
烏盆子	一〇四
牙簪插地	一〇五
縮履埋泥	一〇七

包公奇案 目次

金鲤	一一〇
玉面貓	一一五
移椅倚樹同玩月	一二一
龍騎龍背試梅花	一二四
獅兒巷	一二七
桑林鎮	二三三
拿姓走東邊	二三六
江岸黑龍	二四〇
碑下土地	二四三
木印	二四五
石碑	二四七
屈殺英才	二五〇
僥倖大功	二五三
批畫軸	二五六
味道囑	二五九
兔戴帽	二六一
鹿隨獐	二六七
遺軸	二六八

借衣	一七一
壁隙窺光	一七六
桶上得穴	一八一
銅錢插壁	一八五
屍數椽	一八八
鬼推磨	一九一
栽贓	一九四

歷史
小說包公奇案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眉清目秀溫文爾雅對過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名淑玉年方十七歲甚有姿色每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時見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思時日積久亦通言笑生以言挑之女卽首肯矣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上去與女攜手蘭房情交意美鷄鳴生下樓歸約次夜又來女道倚梯在樓恐夜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已備圓木在樓枋將白布一疋半挂圓木半垂下汝次夜只將手緊攬白布我卽弔扯上來豈不甚便許生喜悅不勝只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只蕭輔漢不知有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飲酒夜深未來一和尚名明修夜間叫街見樓上垂白布到地彼意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魚寂然過去手扯其布只見樓上有人弔扯上去此僧心下明白諒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姦夫者任他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僧心大喜道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我一宿福田似海恩德如天淑玉罵道我乃是鸞鳳好配怎肯失身于禿子我憐將簪一根捨你你快下樓去僧道是你弔我上來今夜來得去不得卽強去樓抱求歡女怒

甚高聲叫道。有賊在此。那時父母熟睡不聞。僧恐人覺。卽拔刀將女子殺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樓去。次日早飯後。女子猶未起來。父去看時。見殺死在樓。竟不知何人所謀。鄰舍有不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道。你女平素與許獻忠來往。有半年餘。昨夜獻忠在友家飲酒。必乘醉誤殺。是他無疑。蕭輔漢聞知。包公神明。卽具狀赴告。

告爲強姦殺命。事學惡許獻忠心邪。孤媚行醜。鶻奔覬女。淑玉艾色。百計貪謀。千思汚辱。昨夜帶酒持刀。潛入臥室。樓抱強姦。女貞不從。拔刀刺死。遺下簪珥。乘危盜去。鄰右可證。託跡簧門桃李。陡變而爲荆榛。身游泮水龍蛇。忽轉而爲鯨鯢。法律等若鴻毛。倫理今且塗地。急控填償。告。

是時包公爲官極清識。見無差。當日准了此狀。卽差人拘原被告于證人等各到。包公先問干證。左鄰蕭美。右鄰吳範。俱稱蕭淑玉在近路樓上宿。與許獻忠有姦。已半載。餘只瞞過父母。不知此有姦是的。特非強姦。其殺死緣由。夜深的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獻忠道。通姦之情。瞞不過衆人。殺亦甘心。肯認。若以此擬罪。我亦無辭。但殺死事實。非是我蕭輔漢道。他認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女房只有他到。非他殺死。而誰殺之。縱非強姦致死。必是絕他勿來。因懷怒殺之。且後生輕狂成性。豈復顧女子。與他有情。老爺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包公看獻忠貌美性和。此人似非凶暴之人。

因問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否。答道。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嘗夜間敲木魚。經過包公心有所悟。因發怒道。此是你殺死他的。今問你死。你甘心否。獻忠後生輩驚慌答道。甘心。遂發打二十。畫招收監去訖。包公密召公差王忠李義。問道。近日叫街和尚在何處居止。王忠道。在玩月橋觀音座前歇。包公吩咐。你二人可密去如此施行訪出。賞你。其夜。僧明修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將歸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低聲啼哭。甚淒切驚人。僧在橋打座念阿彌陀後。一鬼似婦人聲。且哭且叫道。明修明修。你要來姦我不從罷了。我今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搶我簪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你反念阿彌陀佛來講和。今宜討些財帛與我。并打發鬼使方與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來取命。縱諸佛難保矣。僧明修乃手執阿彌陀珠合掌答道。我僧家慾心如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捉我。故一時誤殺你。今簪珥戒指尙在。明日將買財帛。并念經。卷超度你。千萬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了一番。更倍悽慘。僧又念經。再許明日超度。忽然二公差出將鐵練鎖住。僧方驚是鬼。王忠乃道。包爺命我捉你。我本非鬼也。嚇得僧面如土。只說看佛面求赦。忠道。真好個謀人佛。強姦佛也。緊鎖將去。李義收取禪擔蒲團等物。同行。原來包公早命二公差僱了一倡婦在橋下作鬼聲。嚇出此情。次日鎖了明修。并

帶娼婦入見。一一敘橋下做鬼。嚇出明修要強姦不從。因致殺死情由。包公命取庫銀賞娼婦。并二公差訖。又搜出明修破衲鞋內簪珥戒指。傳輔漢來認過了首飾。是伊女插帶的物。明修無詞抵飾。一切招供。認承死罪。包公乃問獻忠道。殺死淑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假秀才奸人室女。亦該去衣衿。更有一件。你尙未娶。淑玉未嫁。雖則兩下私通。亦是結髮夫妻一般。況此女爲你垂布誤引此僧。又守節致死。亦無玷名節。何愧於汝婦。今汝若欲再娶。須先去衣衿。若欲留前程。便將淑玉爲你正妻。你收埋供養。不許再娶。此兩路何從。獻忠道。吾知淑玉素性貞良。只爲我牽引。故有私情。我亦無外別交。昔相通時。曾囑我取他。我亦許他。發科時定謀完娶。不意遇此賊僧。波及死節。明白我心。豈忍再娶。今日只願收埋淑玉。認爲正妻。以不負他死節之意。決不敢圖再娶也。其衣衿留否。惟憑父台所賜。本意亦不敢欺心。包公喜道。汝心合乎天理。我當爲你力保前程。卽作文書申詳學道。

審得生員許獻忠。青年未婚。隣女蕭淑玉在室未嫁。兩少相宜。靜夜會佳期。于月下一心合契半載。赴私約于樓中。方期緣結乎百年。不意變生于一日凶惡僧明修。心猿意馬。乘緣直上重樓。狗幸狼貪。冀土將汚白璧。謀而不遂。袖中抽出鋼刀。死者含冤。暗裏剝去簪珥。傷哉淑玉遭兇僧。斷喪香魂。義矣獻忠。念情妻誓不再

娶。今擬僧償命。庶雪節婦之冤。留許前程。少獎義夫之概。未敢擅便。伏候斷裁。
學道遂卽依擬。後許獻忠中鄉試歸。謝包公道。不有老師。獻忠已作閻閻之鬼。豈有
今日包公道。今思娶否。許道。死不敢矣。包公又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許道。吾今全
義。卽不能全孝矣。包公道。賢友今日成名。則蕭夫人在天之靈。必是喜悅無窮。就使
在日。亦必命賢友置妾。但以蕭氏爲正。再娶第二房。令正何妨。獻忠堅執不從。包公
乃令其同年舉人田在懋爲媒。強其再娶霍氏之女爲側室。許獻忠乃以納妾禮成
親。其同年錄只填蕭氏。不以霍氏參入。可謂婦節夫義。兩盡其道。而包公雪冤之德。
繼嗣之風。山高海深矣。

觀音菩薩託夢

話說貴州道程審府有一秀才丁日中。常在福安寺讀書。與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
一日往日中家相訪。適日中出外。其妻鄧氏聞夫常說在寺讀書。多得性慧湯飲。因
此出來與他見之。留他一飯。性慧見鄧氏容貌美麗。言詞清婉。心中不勝喜慕。至後
日中住在寺讀書。爲友人邀去月餘未回。性慧遂心計。將銀僱二道士。假扮轎
夫。黃昏後到鄧氏家道。你相公在寺讀書。勞神太過。忽然中風死去。得僧性慧救醒。
尙奄奄在床。生死未保。叫我二人來接娘子。他說有話吩咐。鄧氏道。何不借眠轎送

他回來。二轎夫曰。寺中長老本要將眠轎送他回來。此去程途有十餘里。恐路中冒風症候加重。若中風再復。便難救活。娘子可自去看之。臨時主意或接回來。或在彼處調治。有個親人在旁也好。伏侍病者。鄧氏聽得。卽登轎去。天晚才到寺。直抬入僧房深處。却已整排酒筵。欲與鄧氏對飲。那鄧氏到彼處。卽問道。我官人在那房領我去看。性慧言道。你官人因衆友相邀去游玩。城外新寺適有人來報。他中了風。小僧去看。幸已清安。此去有五里路。天色已晚。可暫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卽去。亦待轎夫飯後。娘子亦吃些點心。然後點着火把去。鄧氏心中生疑。却又進退無路。只飲酒數杯。又催轎夫去。僧性慧道。此轎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子可寬飲數杯。不必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勸酒。已微醉。乃照入禪房去睡。鄧氏見錦衾綉褥。羅帳花枕。件件美麗。以燈照之。四邊皆嚴密。乃留燈火不滅。和衣而睡。終是疑慮不寐。聽鐘聲定後。性慧從背地進來。近床抱住。鄧氏喊聲有賊。性慧道。你就喊到天亮也。無人來拿賊。我爲你費了多少心機。今日乃得到此。亦是前生夙緣註定。不由你不肯。鄧氏起道。野僧何得無恥。我今甯死。決不受辱。性慧道。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卽送你見夫。若不肯憐念小僧。定送你性命。將尸埋在廁中。永不出輪。鄧氏喊鬧直至半夜。被性慧行強剥去衣服。將手足綁縛。恣行溼污。次日午朝方起。性慧向鄧氏道。你被我

設計誘來。事已至此。可削髮爲僧。藏在寺中。衣食日用。都不虧你。亦可天天老公陪。你若是昨夜性子有繩繩。剃刀毒藥在此。憑你死罷。鄧氏思身已受辱。死則永無見夫的日子。此冤難報。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見夫。報了此冤。然後就死。乃從其披剃妝點。過了月餘。丁日中來寺。拜訪性慧。鄧氏聽得是夫聲音。挺身先出。性慧卽奔出來。日中方與鄧氏作揖。鄧氏哭道。官人不認得我了。我被性慧拐誘在此。日夜望你來救我。日中大怒。扭住性慧便打。性慧呼集衆僧。將日中鎖住。取出刀來。將殺之。鄧氏卽來奪刀道。可先殺我。然後殺我夫。性慧乃藏起刀。強拖鄧氏入房吊住。再出來要殺日中。日中道。人妻被你拐。夫又你殺。我到陰司也不肯放你。若要殺可與我夫妻相見。作一處死罷。性慧道。你死則鄧氏無望。便終身是我妻。安肯與你同死。日中道。然則全我身體容我自死罷。性慧道。我且積些陰功。方丈之後。有一大鐘。把你蓋于鐘下。與你自死罷。日中蓋入鐘下去後。鄧氏日夜啼哭。拜禱觀音菩薩。願有人來救他丈夫。將過了三日。適值包公微行其地。夜夢觀音引他至福安寺。方丈中鐘覆一黑龍。初亦不以爲意。至第二三夜。連夢此事。心始疑異。乃命轎夫竟往福安寺中試看何如。到時方丈坐定。果見方丈後有一大鐘。卽令手下扛開來看。只見一人餓將死。但氣未絕。包公知是被人所困。卽令以粥湯漸漸灌下。一飯頃少醒。乃道僧性

慧既拐我妻。削髮粧僧。又將我蓋在鐘下。包公命拿僧性慧。即時拿到。但四處搜覓。并無婦人。包公再命嚴搜。乃于複壁中有鋪地木板。公差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下。從此地下去。方是地樓。燈火點着明亮。有一少年和尚在坐。公差將他拿上來見包公。此和尚即是鄧氏。見夫已放出。性慧已鎖住。鄧氏乃從頭至尾敘其先時被誘的巧計。到寺強姦的隱情。後來削髮的根由。及已聞聲見夫之事。日夜哭禱觀音。一一明白。僧性慧不能強辨。只磕頭道死罪。甘願受法不辭。隨卽判道。

審得淫僧性慧。稔惡貫盈。與生員丁日中交遊。常以酒食徵逐。見其妻鄧氏美麗。不覺巧計橫生。賺之入寺。羣僧拘執。欲行刀殺之。兇懼求身體之全。得蓋大鍾之內。乃感黑龍之被蓋。夢入三更。因至方丈而開鍾。餓經五日。丁日中從危得活。後必亨通。鄧氏女求死得生。終當完聚。性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示衆。何疑。羣僧黨一惡害一生。皆充軍于遠衛。

判訖。將性慧斬首示衆。其助惡衆僧。皆發充軍。包公又責鄧氏道。你當日被拐。便當一死。則身潔名榮。亦不累夫有鐘蓋之危。若非我感觀音托夢來救汝夫。豈不爲你而餓死乎。鄧氏道。我先未死者。爲不得見夫。未報此僧之仇。將圖見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被誅。妾身既辱。不可爲人。固當一死決矣。卽以頭擊柱。流血滿地。包公乃

命人阻已。血出量倒。以藥醫救。死而復生。包公謂丁日中道。依鄧氏之言。其先之從之也。勢非得已。其所不死者。欲留此身以報仇也。今擊柱甘死。可以明志。汝其收之。丁日中道。吾向者方恨其不死。以圖後報仇之言爲假。今見其撞死。非偷生無恥者。比使之不生。則今世永別耳。幸而不死。吾其待之如初。日中夫妻。遂拜謝包公而去。歸以木刻包公之像。朝夕奉侍不怠。其後日中亦登科第。官至同知。餘不盡曉。

嚼舌叶血

話說西安府米崇貴。家業巨萬。妻湯氏。生子四人。長子名克孝。次子名克悌。三名克忠。四名克信。克孝治家任事。克悌爲商外鄉。克忠讀書進學爲秀才。且負文名。屢期高捷。親教幼弟克信。殷勤友愛。出入相隨。克忠不幸。不第染病。懨懨臥床不起。克信乃時時入房。看兄。因嫂蔣淑貞。花貌悅人。恐兄病體不安。或貪美色。傷損日深。久不能起。欲兄移居書房。靜養身心。可以保其殘喘。淑貞愛夫心切。不肯與他出房。惟道病者不可遷移。况書齋無人服事。且在房中時刻。好進湯藥。此皆真心相愛。實非爲淫慾之計。克信心中快然。親戚朋友來問疾者。人人嗟嘆。克忠苦學傷神。克信歎道。家兄不起。非因苦學。自古許多英雄豪傑。皆死于婦人女子之手。何獨家兄。話畢。兩淚交流。親朋聞之。駭然不知其意。克忠疾革。蔣淑貞急呼叔來。克信大怒道。前日不

聽我言。移入書房養病。今何必呼我。淑貞悄然。克信近床。克忠泣道。我不濟事矣。汝好生讀書。要發科第。莫負我叮囑。寡嫂淑貞年方壯。幸善待之。語罷。遂氣絕。克信哀痛。弗勝。執喪禮。一毫無缺。殯葬俱各盡道。事奉寡嫂。淑貞十分恭敬。了無怠慢。自克忠死。長幼共憐。憫之七七。追修偏請僧道做功課。淑貞哀哭極苦。泣血漣漣。水漿不入口者半月。形骸瘦弱。憂戚不堪。及至百日後。父母慰之。家庭中之長者。妯娌眷屬慰之。漸漸飲食漸漸舒暢。容貌逐日復舊。雖不戴珠翠。不施脂粉。自然美麗動人。十分窈窕。婀娜。聞其哀音者。俱皆牽情。見其纓雙眉者。皆動念。但其性甚介。守甚堅。言甚簡。行甚靜。光明無一塵可染。倏爾一週。將臨淑貞之父蔣光國。安排禮儀。親來祭奠。女婿用族姪蔣嘉言。出家紫雲觀。爲道士。者作高功。帶領徒子蔣大亨。徒孫蔣時化。嚴華元。同治法事。克信心中甚不喜悅。乃向光國道。多承老親厚情。其實無益。光國怫然不悅。遂入內。謂淑貞道。我來薦汝丈夫。本是好心。你幼叔大不喜。薄兄如此。甯不薄汝。淑貞道。他當日要移兄到書房。我留在房伏事。及至兄死時。他極惱。我不是迄今一載。並不相見。兄且着他。待我好些。今只如此。豈可謂善。光國聽了女言。益恨。克信及至功課將完。追薦亡魂之際。光國復呼淑貞道。道入是家庭親屬。可出拜靈。前無妨。淑貞哀心不勝。況又聞父言。遂拜哭不已。悲哀已極。入人慘傷。獨有臊道。

嚴華元一見了淑貞。心中想道：人言淑貞乃絕代佳人。今觀其居喪素服之時，尙且如此標致。若無愁無悶，而相歡相悅，真個好殺人也。遂起了姦淫的心，迨至夜深，道場圓滿之後，道士皆拜謝而去。光國道嘉言大亨與時化三人，皆吾家親禮薄些，諒不計較。惟嚴先生乃異姓人物，當從厚謝之。淑貞復加封一禮，豈知華元立心不良，陽言一謝先行，暗入藏形高閣之上，少候靜作耗鼠聲。淑貞秉燭視之，華元卽以求憚，媾合邪藥彈上其身。淑貞一染邪藥，心上卽時淫亂，遂抱華元交憚，恣樂翻雲覆雨，播弄無窮。綢繆不已，任從輕薄，不肯釋手。俄而天大明，藥氣既消，始知被人迷姦，有玷節義。嚼舌吐血，頓時悶死。華元得遂淫心，遂私逃而去。乃以淑貞加賜禮銀一封，賄于淑貞之懷中，蓋冀其復生而爲之謝也。日晏之時，晨炊已熟。婢女菊香攏水入房，呼淑貞梳洗，不見形蹤。乃登閣上覓尋，但見淑貞死于枕櫈之上，菊香大驚，卽報克孝克信道：三娘子死于閣上。克孝克信上閣看之，果然氣絕。大家悲恨，乃呼衆婢女抬了淑貞出堂，停柩下閣之時，遺落胸前銀包。菊香在後拾取而藏之。此時光國宿於女婿書房，一聞淑貞之死，卽道此必爲克信逼死。乃忙入後堂哭之甚哀。甚急，乃厲聲道：我女天生剛烈，並無疾病，黑夜猝死，必有緣故。嚼舌吐血，必是強姦。不從痛恨而死，若不告官，苦冤莫伸。遂歸家語其妻子道：克信既恨我女留住女婿，在